

#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

在《金匱要略》里，说得都简单，第一章就是“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”，不属于本书，据我看，这是王叔和搞的。

在《伤寒论》里，前头有一个“伤寒例”，也类似序言，“伤寒例”为王叔和所写，故可认为此篇亦为王叔和所写，这一章将来有时间我可以跟你们说一说，现在暂不要从它说起（编者按：《金匱要略》第一章“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”，胡老实际在讲完“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”之后才讲述本章，现为照顾《金匱要略》的原始顺序，编者将此部分讲述移至第一章）。

我把头一章给你们讲一讲，这一章我没讲的道理，我讲了之后你们就知道了，这不像出自仲景之手的東西，所以我认为这跟“伤寒例”一样，都是王叔和搞的。仲景这个书，伤寒不用说了（《金匱要略》）我们讲这么老些了（编者按：胡老实际已讲完“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”），（它是）治杂病（的）。（说是“上工治未病”，真正临床医生）没有这么治病的，没有像他说的“上工治未病”。没有这么治的，怎么写出这么一段呢？可见肯定不是他（仲景本人）写的。我为了让大家都明白明白，把这个也给讲一讲。

他说脏腑经络先后病，这个题目也不像张仲景的（撰文风格），他不是这样子，脉证更不是，尽是脏腑经络了，这里头是大杂烩，什么都有。我们就先看头一段讲的什么。

问曰：上工治未病，何也？师曰：夫治未病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，四季脾旺不受邪，即勿补之；中工不晓相传，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，惟治肝也。

“问曰：上工治未病，何也？”上工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良医、好大夫。说良医能治未病，未病就是没病的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头一章这一段大家研究研究也好，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，不一定对。

“师曰：夫治未病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。”什么叫治未病呢？底下就答：所谓治未病，比如我们遇到肝病，这个肝病要是实，肝实就是

阴阳五行的说法了，肝属木，木实一定克土，脾属土。所说“治未病”，见到肝实之病，知道肝一定要传脾，脾是未病，现在光是肝有病，脾还没病。良医他知道肝必传脾，因为肝实。“当先实脾”，虽然脾未病，也应该一方面治肝，一方面也要实脾，这不就是治未病了吗？

但是，时令有盛衰，既要知道五脏相传之理，也要知道时令有旺盛之分。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，四季就是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春、夏、秋、冬最末十八天都是土盛、土旺之时，根据十二地支（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），丑、戌、未、辰属土，三个月里面准有一个土，这个土都是在四季之末十八天，四季十八天共七十二天，他把四季分成五个七十二，搞阴阳五行这样搞，这是根据甲子这么分的。

不根据甲子分，则古人又这么分：木旺于春，火旺于夏，土旺于长夏，这就不是四季了，金旺于秋，水寒旺于冬。他根据气候，三百六十五日的四时这么分，这就是天之五运了，风、暑、湿、燥、寒。天有五运，地有五行，这都是搞阴阳五行的解释。人在气交之中受到影响，他这么来看的。

（《金匮要略》）这个书（所写）与那个又不一样了，这个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，四季之末的十八天都是土旺之时，脾旺，它不受邪。虽然肝实，脾旺之时你不用补，这是他在这儿补充了一句。本来他的意思就很足了，良工治未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必传脾，虽然脾没病，但也要治，当先实脾，治未病就行了。但是有的时候也不用补，这要看在什么时候，正赶上四季末后的十八天脾旺之时，不必补也行的，这段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
“中工不晓相传，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，惟治肝也。”中工就指一般的大夫、常医了，就是普通的大夫，他不晓得五行克制、五脏相传之理，“见肝之病，不解实脾”，见肝就光治肝，不知实脾，既不知道脾会有病，就更不能来治脾，“惟治肝也”，光瞅着肝治肝。上工知道能治未病，而中工不解，下工就不用说了。

底下更离奇了。

夫肝之病，补用酸，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药调之。酸入肝，焦苦入心，甘入脾。脾能伤肾，肾气微弱，则水不行；水不行，则心火气盛；心火气盛，则伤肺，肺被伤，则金气不行；金气不行，则肝气盛。故实脾，则肝自愈。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。肝虚则用此法，实则不在用之。

肝病，上面说肝实之病必传脾，那么肝虚之病呢？虽然不传脾，补脾也正所以治肝。他又这么搞一下子。肝虚补肝应该用酸，酸入肝嘛。“助用焦苦”，



你要治肝虚之病，得助其心火气盛才行，苦入心，应该用苦药来助心火。“益用甘味之药调之”，同时你还得补益脾气，用甘味之药来调之，底下解释了，“酸入肝，焦苦入心，甘入脾”。

底下单说脾了，为什么这样来治？他说“脾能伤肾，肾气微弱，则水不行”，脾能伤肾，这个伤，不是伤寒的伤，这个伤就是制约、约束。脾要是实了，就能约束肾，肾气就弱了，水就不行，肾主水嘛。“水不行，则心火气盛”，心火是克金的，肺属金嘛，心火气盛则伤肺，肺受约束。肺被约束了，金气不行，肝气就盛，“则肝自愈”。

上面“助用焦苦，益用甘味之药调之”，都不是直接治肝。总而言之，补脾来治肾水，这是《难经》上有个针灸的歌诀“西方实东方虚，补南方泻北方”，补南方就是补心火，泻北方就是制约肾水。就是根据《难经》上这几句话。肾水不行了，火就盛，心火气盛，就能克制肺金，金气不行，肝就不受克，自然就好了。

这种接二连三的治疗，张仲景有吗？咱们讲这么些了，没有吧，一个也没有！他讲得这么好，例子怎么没有一个呢？所以不是（张仲景）他搞的。我向来讲《金匮要略》不讲这些东西。而且这里面，毛病百出。它光说了一面，有的这个盛了，能够治疗它所胜的那个脏，也有它所生的那个脏，它生那个。所以对于生克，有时候讲克，有时候讲生，这就不一定了，搞不清楚了。助心火，水生木，肝虚还能好了吗？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就有矛盾，但五行家就这么讲，所以说“肺被伤，则金气不行；金气不行，则肝气盛”。那肝就好了，肝虚就好了？“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”。接二连三地治疗，这里面有妙意，都是治本脏，可是这个病也就好了？哪有这个！说的是挺好听啊。

“肝虚则用此法，实则不在用之。”看看这两个：（上头所说那个）肝实必传脾，要补脾，和这个是一样啊，那个就能治好病？这个也是以肝助脾呀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有矛盾。但是，那个那么讲，这个这么讲，那个就是为治未病，这个是治肝补脾的要妙，这不对啊！所以张仲景不会这么写文章，我说不是他的（亲笔撰写文字），所以，我向来不讲它，大家研究研究，是不是这样子。

**经曰：虚虚实实，补不足，损有余，是其义也。余脏准此。**

实可不能这么治，“经曰：虚虚实实”，“经”指《内经》，虚虚实实有两种讲法，一种是，虚有虚治之法，实有实治之法；也有说法是，粗工，虚当实治，虚更使其虚，实当虚治，更使其实。实者益实，虚者益虚，也可以这么讲。（后者）那个说法非其治也，就是不是其意，必须“补不足，损有余，是其义也”，这才对。“余脏准此”，其他的病都可照这个方法来。

这是头一段，咱们应该怎么研究？我是这么个看法：我认为与他（张仲景）书上的治疗不相符，他头一篇写这么个东西干什么？（所以）我说这不是张仲景写的。

夫人秉五常，因风气而生长，风气虽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。若五脏元真通畅，人即安和。客气邪风，中人多死。千般灾难，不越三条：一者，经络受邪，入脏腑，为内所因也；二者，四肢九窍，血脉相传，壅塞不通，为外皮肤所中也；三者，房室、金刃、虫兽所伤。以此详之，病由都尽。

第二段你们再看看，纯粹讲的五行五运。“夫人禀五常，因风气而生长，风气虽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。”人禀五常者，这“五常”就是我方才说的五行之五常，五气也是五常。所以，咱们常说，在天为风，在地为木，在人为肝。人禀天地之气而生，天之五气，地之五行，这都是五常。金木水火土，风暑湿燥寒，这是天之五气。“风气”两字就指概括五气而言的，天之五气运化万物了，以“风气”概言之了。

“风气虽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”，这种说法很多了，古人说这个风，不是说凡是风气都伤人，得不正之风、虚邪之风（才伤人），这个东西都是成问题的啊！当然不必批评古人，但是古人是有这么个看法。他说的“风气”概言五气、天之五运，万物和人都因风气而生长，风气“虽能生万物，亦能害万物，如水能浮舟，亦能覆舟”。不正之风、不正之气也能害万物。就像那水，我们借水行舟嘛，但是它也能翻船。这个风气之害人，不是单独风气就能害人，还是人身上有问题，这个讲得还是不错的。

“若五脏元真通畅，人即安和”，五脏各有元真之气，即所谓脏气，古人说的“元真”元者，就是原来的原，如果五脏元真通畅，就是没有毛病，那么人虽有“客气邪风”不足为害，人即安和。主要还在于人，所以人平时一方面不要冒触风寒；另一方面人身体还要搞好，内里有毛病那是不行的，那就要“客气邪风，中人多死”，内虚，风气才能乘虚而入内。他是两个意思：一个是平常善于摄生的人，五脏元真通畅，那不会有病，受点邪风，那也不会往里头跑的，人即安和，虽有客气邪风亦不足为害；假如你平时不摄生，自己就搞了一身毛病，那客气邪风，准找上你，就可能好不了，中人多死，是这个意思。

由以上看他做的总结，“千般灾难”，疾病多得很，可是根据上面所讲的，概括起来不外乎三条：一个“经络受邪，入脏腑，为内所因也”，这就是五脏元真不畅通，本虚了，所以经络外面受邪就要入脏腑，入脏腑虽是由外面风寒来的，但还是内因，“为内所因”，就是你平时不摄生，自己先自伤了，那风寒



非找上你不可，所以这搁个“内因”，这很好啊，这讲得还是不错的。

“二者，四肢九窍，血脉相传，壅塞不通，为外皮肤所中也”，这个说身体内并不致虚，但是触冒风寒，这个人不戒之，不戒之，可是只是外边啊，九窍皮肤，这个地方都是血脉相通、“血脉相传”，这个地方“壅塞不通”，像鼻子堵了等，这都是外面皮肤所中。这都不要紧的，假设不冒风寒，这也不会有；即使有了，不叫内因，这就是外因，全是指外面的风寒。内因就是内里面弱，必要入脏腑，这叫作内因。那么这也是外受风寒，冒风寒啊，古人对风寒避之有时，你不要满不在乎，满不在乎你就能得点小病啊，这是外因。

“三者，房室、金刃、虫兽所伤”。房室，就是房事无节了；金刃，好打好斗，受了刀斧所伤；或虫兽所伤，蛇咬了等这都是虫兽所伤，这些既非内因，也非外因。

所以病就这三种：一种你自己内虚，外边经络受邪，内里脏腑发病，这是最重的，叫内因；第二，你内里不虚，但不知避之有时，老是装好汉，感冒风寒你也是要得，外因就是皮肤所中、九窍壅塞不通这类的病；第三，一切你不节制，就是房室、金刃、虫兽所伤，这个都与内外因无关，所以叫不内外因。“以此详之，病由都尽”，千般灾难，也就这三条，所以拿这个来看，一切的病由都在内了嘛。

若人能养慎，不令邪风干忤经络；适中经络，未流传脏腑，即医治之。四肢才觉重滞，即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，勿令九窍闭塞；更能无犯王法、禽兽灾伤，房室勿令竭乏，服食节其冷、热、苦、酸、辛、甘，不遗形体有衰，病则无由入其腠理。腠者，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，为血气所注；理者，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。

根据上面所说，那么下面才讲摄生之道。“若人能养慎”，养慎很不容易，就是时时摄生、谨慎，即使很小的事、不要紧的事也不行。“不令邪风干忤经络”，你要避之有时，即使受了外感，适中经络，不必等着流传脏腑，即医治之，也可以好的。那么四肢才觉重滞，即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、膏摩，也不等九窍闭塞，那就能好的。更能无犯王法、禽兽灾伤，房事也要节制，服食节其冷热，（若是）饮食冷也不管、热也不管，那就容易受病了，“冷、热、苦、酸、辛、甘”，人偏食也是不好的，不能偏吃一样东西。苦、酸、辛、甘也要适可而止，不要有所偏嗜。偏嗜就要形体有衰。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”，这样才是摄生之道，即便有了点病，也不能入其腠理。腠理是什么呢？“腠者，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，为血气所注”，腠是外面老皮，皮里面是肤，肤就是肥肉了，皮、肤之间谓之腠。腠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，向里可以通五脏元真，向外是气血所

注之地。我们人身的气血一直达到表皮，从哪来呢？就是从这个腠，就是皮之内、肤之外这个间隙，这是说的腠。“理”指什么呢？就是纹理，皮肤脏腑组织纹理，组织也是纤维组织，都有纹理。所以我们讲腠理如果疏，邪风客气就能从这里入脏腑。如果我们根据上面（的预防措施）不等到这个地方，就不能入腠理，当然也就不能入脏腑。这个大家可以看看。

这篇主要是讲阴阳五行。那么上边呢，“上工治未病”啊，就是讲接二连三的这种治疗，这个我们（认为）在仲景书上都成问题的！咱们讲了这么些了，你们自己可以看看，有时间我也可以把后头的都讲一讲，后头这些我认为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段，这两段在这一章里头是挺要紧的。

## 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

这一章讲的是三种病——痉、湿、喝，这三种病的脉和证并治，应该有个“并治”两字，“并治”两字落掉了。

**太阳病，发热无汗，反恶寒者，名曰刚痉。**

这个痉病，一般说是不恶寒的，唯独刚痉不然，“反恶寒”，其实这里是太阳伤寒，伤寒是发热无汗而恶寒，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痉，痉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抽搐，平时说是抽风，小儿各类风证，其实和风没有关系，现代说就是破伤风。它是由感染破伤风杆菌而引起的抽搐。剪小儿脐带，以前剪脐带不卫生，感染破伤风杆菌就要抽搐，现代小儿遇到搐风（破伤风）就少啦，在医院就消毒干净了。所以古人说这是风，是有问题的。研究中医的原委相当广泛，需要整理。这里的“风”字，假如是风，现代的产妇不像以前，以前捂得严，简直是风丝不透，该搐风还是搐风，现代在医院里头她也不搐风，所以不是“风”，是肯定的，而且还经过科学证明呢。但站在中医的立场想一想，既不是风，那治病是祛风，是治什么呢？古人认为是祛风，既然不是风，这祛风的药也就成问题，所以说研究中医需要如实地来看待它，这问题太多了。我本来打算把平时经常用的药另写一下，现在看是来不及了，我感觉时间不够用。你们谁有时间可以写一写。这一章很容易就看得出来，搐这个病，如果以太阳病伤寒这个病型出现的话，就叫作刚痉。

刚才讲这个中风是有问题的，但是刚痉这个形象一点不错，古人掌握这个证的形象，这个也是规律，治疗一点不错，所以中医尽管说它是风也好，是寒也好，是辨证不是辨病，治疗既不是祛风，也不是治破伤风杆菌。所以中医这个妙的地方，不在我们这种理论上怎么说它，而在治疗的方法、方式上。《伤寒论》方法、方式里说得非常清楚，这个书（《金匱要略》）就写得不清楚了，详情都见《伤寒论》了。你看这一句话就知道，“太阳病，发热无汗，反恶寒者，名曰刚痉”。如果没有一个“痉病”这个问题搁这，就是太阳伤寒了，怎么是刚痉呢？它讲的是痉，其实是痉搐，如果痉病一搐，

要以太阳伤寒出现者，就叫刚痉，它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发热、无汗、恶寒在《伤寒论》里叫作伤寒，来这里就叫作刚痉，那是胡闹。伤寒只是发热、无汗而恶寒。那痉呢？形象一样，但多一个搐，痉就是痉挛，就是搐，这里文字很简单，因为太阳伤寒我们在《伤寒论》都讲了，来这里一说就可以明白了。

### 太阳病，发热汗出，而不恶寒，名曰柔痉。

太阳病有两个类型，一个是无汗，那就是太阳伤寒；一个是同时出汗，那就是太阳中风。太阳中风唯独痉病时候，它不恶风，痉病是热，热而汗出，上面讲的温病、阳明篇都有，所以它与太阳中风不同，但也必须有痉，不痉而发热、汗出、不恶寒是温病，也不能说它就是痉。我们讲的痉是一个前提。如果痉以中风这一类病型出现者，那这种痉就是柔痉，这个书非常简略。

在这一段里头，关于痉的总论搁到这一大块里头，乱七八糟的。

### 太阳病，发热，脉沉而细者，名曰痉，为难治。

“为难治”，这三个字是没有的，是衍文，你们看看《伤寒论》中的“痉湿喝”就没有这三字。底下这段全是针对柔痉说的，柔痉之症，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。它的脉是怎样呢？如上述的太阳病，就是太阳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，而“脉沉细”者，柔痉这个脉是沉细，那么它在表啊，怎么脉沉细？柔痉是由于热盛津液虚，这个痉就是肌肉痉挛，这个脉出不来，说这个肌肉痉挛，若外面实还能有，但它这外面不实，本来太阳中风脉就缓弱，而这个脉沉，又由于津液虚，脉更细，这是柔痉的脉。它底下这几节解释柔痉的所以然，有这些关系，主要是津液虚。底下这几段也全是针对柔痉说的。

### 太阳病，发汗太多，因致痉。

太阳病不一定是痉。发汗太多，如果表再不解，热不去，而津液虚枯燥，它就要致痉，这个痉就是肌肉痉挛，肌肉痉挛就是肌不和而发生痉挛，它就要搐。肌肉痉挛当柔痉讲，由于津液虚，组织肌肉枯燥，肌肉失和而发生这种关系。它是由于组织枯燥发生的，再有热毒，它就要搐。发汗太多，因致痉，也就是说津液丧失，如果由表证发汗，它就要发生柔痉。





### 夫风病，下之则痉，复发汗，必拘急。

风病指太阳中风，太阳中风应该用桂枝汤以解肌。而反下之，如果下之，病不愈，徒亡其津液，在《伤寒论》有发汗、若吐、若下，这种的治疗不当都会亡血、亡津液，本来是风病，它误治，不但太阳中风不好，更由于丧失津液，它也要痉，这也是说柔痉。

太阳中风，下之后，表不解，还是要用桂枝汤，你还用麻黄汤发其汗，那必须痉，不但是痉，而更使之拘急。拘急也是搐的意思。

### 疮家，虽身疼痛，不可发汗，汗出则痉。

那么此外，平时身有恶疮，由于脓血的丧失，津液本来就不足，组织就枯燥，虽有身疼痛的表证在，也不能发汗，发汗再亡失津液，那一定也要作痉。

这几段全是根据柔痉来解释，柔痉的原因很多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津液丧失到一个相当的程度，如果再有热，就要发痉，这个说的是柔痉。

**病者，身热足寒，颈项强急，恶寒，时头热，面赤，目赤，独头动摇，卒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痉病也。**

到这儿是一段，患者身热恶寒，项背强急，一看就知道是葛根汤证。发热恶寒，颈项强急，这也是太阳表病。这讲的是刚痉，刚痉是以葛根汤证出现的，主要是表不解，气上冲。气上冲，人身上的津液即体液、水分也就伴着气上冲往上来，那下面就虚，所以津液不到足下，足就寒；上冲，津液往上来，上部特别充实，颈项也强急。这个葛根汤证，项背强急，就是津液冲至上体部，那么既是强急，也是痉挛、肌不和，即用葛根解肌。葛根汤证之“肌不和”跟柔痉“肌不和”是两种，那种（柔痉）肌不和是由于组织枯燥，而有热；这个（葛根汤证）热是有的，由于水气太多，湿、热这两种东西，也能使得肌肉不和，而发生痉挛，刚痉是这么一种情况。所以说津液冲于上，“头热，面赤，目赤”，这是往上冲，热也往上冲，同时津液也是这样，项背强急，脖子痉挛，运转不自如，只能脑袋动，“独头动摇”。如果项背强急到一个相当程度，它就要发生背弓反张，就变成痉病了。骤然间口噤，口噤不能说话，牙关紧急，张不开嘴。“背反张”，后背反张，弓本来是反张往后，两头往后反张后抽，这就是痉病，是葛根汤证，是刚痉的一种情况。这后面参考刚痉的葛根汤证更清楚了。



这一段说太阳病，项背强急，无汗、发热、恶寒是葛根汤证。痉的时候，就要卒口噤、头痛、背反张，不像以前的只是项背强急。项背强急，刚刚说头项强痛太阳病，如果“强”更进展的话，到相当程度，牵连到项背，那时候脑子能动，颈项不能动，所以就独头动摇，再达到一个相当程度，就要口噤，背反张了，痉就要发生了。这是根据太阳病发痉的过程写的。这一段说的是刚痉。

**若发其汗者，寒湿相得，其表益虚，即恶寒甚。**

在《金匮玉函经》中没有这一段，在《伤寒论》上也没有，所以这是衍文，不要。

**发其汗已，其脉如蛇。暴腹胀大者，为欲解。脉如故，反伏弦者，痉。**

“发其汗已”，指的是上述的痉，这个痉是刚痉，应该用葛根汤，用葛根汤发汗之后，“其脉如蛇”，这个脉不是上下溜直（很直），刚痉这个脉紧如弦，咱们讲的《伤寒论》太阳病，伤寒脉是浮紧，这个痉不但紧，上下更直。这个紧，与柔痉（的脉是）两种（不同情况），柔痉这个脉本来就虚，所以咱们讲太阳病中风脉浮弱，阳浮而阴弱，液体少，所以一发痉反沉而细。伤寒（的脉）不是，伤寒血液里头有大量的水分，所以充斥于体表，因汗不出，所以脉相当紧，浮而紧，这时候的痉，脉在外头不但紧，上下更直。这两病都搐的时候，两个脉不一样。这脉指刚痉说的，如果发汗之后，这脉不上下紧弦，而如蛇行，蛇走弯曲，如蛇行状的样子，说明这个痉也好了。

咱们刚才讲葛根汤证是气冲，津液往上，达到相当程度，所以整个后背部肌肉都失和了，发痉挛。那好了呢？气不冲了，表也解了，津液也下去了，所以“暴腹胀大”。津液下来了，这是已解了，葛根汤证主要来自项背这个地方。如果脉还如故，还是紧而弦，反伏弦者，但是脉变沉了，这个伏和沉呐，伏即是沉得厉害，推脉道才能摸得到，这个病由表入里，更深了，这个痉也是不好的，“反伏弦者”，是不好的样子。这个病由表到里了，还是要痉，这底下都是对照刚痉说的。“发其汗已”，这一段是对刚痉说的。

**夫痉脉，按之紧如弦，直上下行。**

上面说，脉沉细者痉，指的是柔痉。紧脉刚才讲了，血管里充斥水分，即

体液，也就是血液，在血管里头相当多，肌肉再一紧，更使得上下紧张，“紧如弦，直上下行”，这是刚痉的脉。所以这以上论的是刚痉。

### 痙病有灸疮，难治。

这一段很不好解释，这在《伤寒论》里讲得很明白，这是冲着柔痉说的，在《伤寒论》中有这么一段，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，“微数之脉，慎不可灸”，就是灸了虚热人的脉。太阳中风，脉浮而弱，虽然有热，脉数，它也必缓弱，比太阳中风的脉还缓弱，就是微，如果虚有热，更不能用灸，这种用灸，以火助邪，这（《伤寒论》）书讲得非常好，“火气虽微，内攻有力，焦骨伤筋，血难复也”。这种痉是津液虚，津液恢复，这种痉（柔痉）才能好。所以，假设有灸疮，这种痉是虚热的病被灸了，所以，才痉，这种痉很难恢复，治更不好治了。

上面所讲可以当痙病总论来看，底下他要讲具体证治了。

太阳病，其证备，身体强，几几然，脉反沉迟，此为痙，栝蒌桂枝汤主之。

#### 栝蒌桂枝汤方

栝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

上六味，以水九升，煮取三升，分温三服，取微汗。汗不出，食顷，啜热粥发之。

这说的是柔痉，“太阳病，其证备”者，就是上面所说的发热汗出，发热汗出是太阳中风的证候。这个“太阳病，其证备”者，即太阳病桂枝证，桂枝证就是发热汗出。“身体强，几几然”，整个身体感到拘急之状，这个柔痉的搐很轻，“几几然”表示痉挛不厉害，身体有强直这种情况。但是太阳病脉浮，那柔痉呢？前头讲是脉沉细，细也是不足，迟也是不足，痉的时候，脉弱更不能往外来，脉沉，或者迟或者细，这都是柔痉的脉。

柔痉，太阳中风用桂枝汤，所以这里还是用桂枝汤，但是由于痉是有热而津液枯燥，所以才加瓜蒌根。这瓜蒌根是苦寒、解渴、润燥，就是组织过于枯燥，那么再有热就要搐。所现的是桂枝汤证，所以还是用桂枝汤。那么由于组织枯燥，他用一种苦寒、润燥，就当作滋阴，就是润燥生津液，缓解组织枯燥，这搐当然可以结束了。

《伤寒论》中风证，只是表证要有发热汗出，这个类型是在桂枝汤基础上来应用；要是无汗、脉紧，也发热，这种病型就是伤寒，就是在麻黄汤的基础

上发汗，这也是原则。那么各种不同的证候，还有一些不相同（的地方），所以麻黄汤、桂枝汤要适当来选择这个药物加减。整个情形是桂枝汤证，但颈部不是，而且脉弱得更厉害，所以他用瓜蒌根，这就是桂枝汤加瓜蒌根。在这个方剂里，瓜蒌根的量是二两，起码要用三四两，桂枝、芍药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这就是桂枝汤，它以瓜蒌根为主，它不叫桂枝汤加瓜蒌，它叫瓜蒌桂枝汤，所以治疗的瓜蒌根还是主药，这二两还是较少。这个药是挺有力的，它补虚、滋阴，治消渴、解渴、润燥，有这种医疗作用，但这种药量用少了，没有什么大力量。

这就是桂枝汤证假若由于津液虚竭而发生痉病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桂枝汤加瓜蒌，它这个书略就略在《伤寒论》中都讲了，在这儿话说得非常简单，所以《金匮要略》不好讲，《伤寒论》又不熟，就没了讲了。

**太阳病，无汗而小便反少，气上冲胸，口噤不得语，欲作刚痉，葛根汤主之。**

#### 葛根汤方

葛根四两 麻黄三两（去节） 桂枝二两（去皮） 芍药二两 甘草二两（炙）  
生姜三两（切） 大枣十二枚

上七味，咬咀，以水七升，先煮麻黄、葛根，减二升，去沫，纳诸药，煮取三升，去滓，温服一升，覆取微似汗，不须啜粥，余如桂枝汤法将息及禁忌。

这个与前段对照看就好了，这个讲得很清楚，上段说的是柔痉的治疗，这一段说的是刚痉的治疗。

“太阳病，无汗”，这个“无汗”，人体内水分的排出不外乎这（三种渠道），不是由小便就是由皮肤，再不然就是由肺脏呼吸器官。那一般无汗，小便应该多。人体水的排泄，一刻也不能停，这一段讲小便少，“小便反少”，不应该小便少，所以说小便反少。为什么小便少呢？底下就有了，“气上冲胸”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它是由于气上冲，这个水与气上冲，是往上的，不往下，所以“小便反少”，这样一来水分都跑到上体部去了。“口噤不得语”，就是上面说的口噤，不能说话了，牙关紧啦，说不出话了，这马上就要背弓反张了，“欲作刚痉”。那么发生刚痉，和欲作刚痉这个期间，都要用葛根汤。

葛根汤解这种肌，它与桂枝汤的解肌是不一样的。葛根这种药，它是湿热使得肌肉不和而发生痉挛，所以它是发挥这种（治疗）作用。那么这个方剂（葛根汤）呢？也是以桂枝汤为主，桂枝主要是气上冲，所以我说药物需要研究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古人就说它热得不得了，散风散寒，其实主要的就是气上



冲，它是发汗药，但发汗的力量不大。这个方剂也是以桂枝汤为主，它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，由于没有汗，加麻黄，由于项背强，加葛根。那么有汗呢？不用麻黄，用桂枝汤加葛根也行，那只是项背强。要是全身性的项背强，桂枝汤再加葛根是不够的。它主要是表不解，气上冲得厉害，这个水分都在上面，所以麻黄这个东西发汗祛水，它一发汗，水也撤了，表也解了，气不上冲了，肚子马上稍稍胀一些，那痲就好了。它这个治疗与桂枝汤加瓜蒌根是两种。那么桂枝汤主什么东西，如果有时间要好好研究。我怕是来不及了，我打算写这个东西来的，但是精神不行了，感觉时间不够用了。你们要留心，平常用药确实要好好研究。

破伤风就说是痲病，你不能再说（病因）是“风”了，事实证明现在医院对产妇开窗户开门，要是真是风邪的问题，那（谁也）跑不了，现在小孩子都抱到外头见见风。而以前连一般的大夫都认为是“风”，就叫搐风。这个（风的观念）就是错。

刚痲、柔痲这是客观事实，在治疗上古人也通过实践做了结论，柔痲用桂枝汤加瓜蒌根，刚痲用葛根汤就行，不但现在行，未来还行，这是客观存在的。若说它是风，现在我们经过证明不是（风），不是就不是嘛，还讲是（风）干什么呢？这中医怎么还能进步呀！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，太教条化了，也影响咱们进步。不是古人说的都对，他不对就是不对，他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、科学水平，现在你不能这么来看。

**痲为病，胸满，口噤，卧不着席，脚挛急，必齟齿，可与大承气汤。**

### 大承气汤方

大黄四两（酒洗） 厚朴半斤（炙，去皮） 枳实五枚（炙） 芒硝三合

上四味，以水一斗，先煮二物，取五升，去滓，纳大黄，煮取二升，去滓，纳芒硝，更上火微一二沸，分温再服，得下止服。

这一段就没有表证，没有表证，你不能发汗，这就是辨证。有表证可发汗，无汗者用麻黄剂，有汗者用桂枝剂，没有表证，干脆不能发汗。

这一段是说阳明病，如果“痲为病，胸满口噤，卧不着席”，也说不出话来。它这一搐，气往上壅，这个壅是由里头壅的，不是表不解气往上壅，它是热壅于上，这是阳明病，热盛从里往上壅，所以“胸满”。那么搐，承气汤证，也纯粹是热盛，津液枯燥，热伤津液，“口噤”，牙关紧闭，不能说话。“卧不着席”，仰卧，光两头——脑袋和腿能够着席。古人屋子里头铺席，现代日本也是铺席子，不是有桌子、椅子，而是席地而坐，屋子里头铺席子，所以卧

不着席，脑袋、腿着席，刚痉往上搐，背弓反张，整个背部不能着席。“脚挛急”，脚也搐，所以这个全身搐得相当厉害，破伤风症常可见到（这种情况），“可与大承气汤”。

“主之”是肯定的，“可与”有商量语气，也可以大承气汤，也可以调胃承气汤，以当时的情况斟酌，看热的程度、实的程度怎么样，以斟酌用药，但非下不可，下可以救阴，救津液，热太厉害了。

到这儿痉病讲完了，当然是不够全面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，但我们到这儿可得一个结论，这个痉病，无热者不痉，就是热，刚痉也好，柔痉也好。柔痉不是说津液虚嘛，它也是有热才痉挛，光津液虚也不痉；这个刚痉不是说湿冲于上部，光是湿，它也不痉，再有热它才痉。所以我们讲刚痉、柔痉，也都由于有热，津液枯燥；有热，津液充斥在肌肉里头，它才能使肌肉失调而发生痉挛。那如果没有表证，只有热，津液虚，也必作痉，且更厉害，阳明病是热得最厉害的。那么，是否有半表半里？可见非热者不痉，所以这个痉，三阳篇有，三阴篇不会有。少阳病也能有，我就治过，我给自己的孙女就用小柴胡加生石膏治。它这没全面说，举一隅而以三隅反，反正是热，以什么证候现出来的，用什么药就对了。

所以我们读的是“要略”，《金匮要略》，非常简约，而且话也说得没那么详细，但我们研究过《伤寒论》，在这里能明白。痉病根据以上所讲，虽然只举了三条，在表、在里，当然也有半表半里。那么在里只是提出一个承气汤，可与大承气汤，但这里头概括很广啊，有没有大柴胡汤呢？也可能有，所以不详细来说，就是因证而施。但绝没有阴寒证，阴寒证不会痉。到这里讲完了。

我们再讲一点，底下讲湿，这个湿，它这一篇讲的既有外面风湿的湿，也有《伤寒论》里的“系在太阴”的里湿，这种里湿也发黄，也讲啊。

**太阳病，关节疼痛而烦，脉沉而细（一作缓）者，此名湿痹（《玉函》云中湿）。湿痹之候，小便不利，大便反快，但当利其小便。**

这是一段，“太阳病，关节疼痛而烦”，虽然说是太阳病，但脉不浮而沉细，当然这不是太阳伤寒、太阳中风，明明这是“湿痹”，它这个形似太阳病，但不是真正的太阳病，这是寒湿痹痛的那种痹。“脉沉而细”，主要在沉，所以“脉得诸沉，当责有水”，湿和水是一个东西，湿水的脉，浮的很少，也有，不是没有，要有热它就浮，没有热它就沉，因水性寒，大概沉的比较多。那么这个湿只是里湿，里湿着于关节不去，关节也疼。这个湿痹，它有一个确切证候，就由于“小便不利”，水不得下通，在组织里头停滞水分就叫作湿，“大便反快”，由于小便不通，大便起代偿作用，多少（有点）大便溏，在中医说“水谷不

别”，大便反倒快，快就是溏泄的意思。治疗（方法是）“但当利其小便”。

这一段也与《伤寒论》有关系，此为“寒湿在里”的病，附子汤、真武汤全是这种东西。“少阴病，身体痛，手足寒，骨节痛，脉沉者，附子汤主之”，“附子汤主之”就是《伤寒论》少阴篇，还有“少阴病，二三日不已，至四五日，腹痛，小便不利，四肢沉重疼痛，自下利者，此为有水气”，那也是身疼痛，也是水，是真武汤。这个就是根据那一个。脉沉细者，全是指里有水，这水哪里来的呢？就是由于小便不利，这个时候关节也疼，这个疼不是真正的表证，提出来最后一句，你就明白了——小便不利，大便稍溏薄。那这个治疗不要发汗，不要看作是太阳病，那就失误了，太阳病身疼痛，它这个身疼痛不是（太阳病了），他提出来是对照，说但利小便，不是太阳病的法则了。那什么是利小便治寒湿的法子呢？那是附子汤、真武汤，你们回去看看书就明白了，不然这一段不好明白。所以要是《伤寒论》不弄清楚，这个书啊，你看不明白。

### 湿家之为病，一身尽疼（一云疼烦），发热，身色如熏黄也。

这是承上面说的，真武汤、附子汤身上都疼啊，如果小便不利，热不得外出，他就要得发黄证，这段发黄，不是身黄像橘子一样的鲜艳，而是如熏黄，所谓寒湿的黄。在《伤寒论》里也有，“当于寒湿中求之”，用茵陈五苓这一类的，也是利小便。古人认为发黄，全是由于湿，再有热，只有湿也是不会有（发黄）的，内里头有热，湿热在一起，即郁热在里，身必发黄。如果偏于湿，即所谓阴黄，属于太阴这一类型，这一类的大便不那么干，也应该是治寒湿的法子，以利尿为主，就是茵陈五苓这一类；如果热胜于湿，就变成阳明病，那叫阳黄，黄色鲜艳，就要用茵陈蒿汤这一类，茵陈蒿汤有大黄，要泻。

他这一段讲，也是根据《伤寒论》这一套，“湿家之为病”这个发黄就是偏于湿的这一类的发黄证，虽然他“一身尽疼”，但他偏于湿，这个色不会那么鲜艳“如熏黄”，也是简单说的，这在《伤寒论》里说得很详细，在阳明篇发黄证，你们搁一块儿看一看就明白了。

它讲的都是里湿，都由于小便不利，而水不得排泄，停蓄于组织肌肉它就为湿，停在里头也是为湿。

湿家，其人但头汗出，背强，欲得被覆向火。若下之早则啞，或胸满，小便不利（一云利），舌上如胎者，以丹田有热，胸上有寒，渴欲得饮而不能饮，则口燥烦也。

这一段更不好理解，湿家没有用下法，它为什么说下之过早呢？这也是根

据《伤寒论》阳明病篇，里头虽然有湿，如果卫气强，那么这个湿被排除，在《伤寒论》有这么一条，“阳明病，脉浮而缓，手足自温者，是为系在太阴”，“系在太阴”，就是里有湿，里有停湿，如果卫气强，它自能够把湿祛除，就变成阳明病了，“七八日不大便者属阳明也”。那就该泻还要泻。这（下之）是从这儿来的。里头停湿的人，如果胃气强，内热盛，湿是要去的，有泻的机会。但是，这一段只是头汗出，已变成阳明病了，身上都出汗，“阳明病法多汗”，但是，如果是“但头汗出”，只是脑袋出汗，所以，还有里湿，这就不能泻。尤其底下还讲“项强”，咱们讲痉病的背强，背强说明什么呢？津液还充斥于体表呢。这指的是葛根汤证的“背强”了。“欲得被覆向火”，也愿意披东西，还恶寒呢，“向火”即愿意近热，而“被覆”就是把东西盖上，“向火”就是向着热的地方，这说明还恶寒，表还未解，所以这个时候只是看着有一些热，你来泻下，未免过早啦；这个“下之早”就是这么说的。这时候里头不实，虚其胃，就要“哕”，哕是胃虚的一个症状，哕逆，这哕是往上来的，是胃虚的一种反映，由于这个胃虚，里头湿还有，这个水乘着虚就往上跑，所以“胸满，小便不利”，它往上来了，不往下泻了。那么这个人“舌上如胎”，“如胎”它就是看着黄，像苔又不像苔，白、滑的这个样子，那么这是有湿有热。

“以丹田有热，胸上有寒”，怎么叫“胸上有寒”？水往上冲，由于胃虚了，胃虚就不能制水，虚，水就乘虚往上来，它往上来，上边有水，水性寒，所以“胸上有寒”，言其在上边。所以读这个书啊，也不要死于句下，不是说这寒都跑到胸上来了，也不是说这热都跑到丹田来了，水在上，反倒热在下了，就部位上说，上边有水了，底下反而有热，也不一定在丹田。只是说是由于胃，你吃了泻药，虚了胃气了，那么这个湿邪之气都往上冲，小便也不利了，水都跑到胃里头去了，上边有寒了，他搁个“胸上有寒”，热还是没去呀，所以他说“丹田有热”，那么舌头就看出来了，“如苔”，它不是个真正的苔，真正苔还是热，“如苔”虽似有苔而有些滑，就是白滑的这种舌头，那么就是有湿也有热的这么一种形象，所以他搁个“丹田有热，胸上有寒”。其实就是热还存在，但是由于水都跑上头来了，水性寒所以上边是寒，有热他还想喝水嘛！渴欲多饮。但是胃停水你不能喝，而不得饮，那么这个“口燥烦”解决不了。他本来口燥烦想喝水，胃停水就不能喝，再一喝还要吐呢，胃干才思饮，那么胃不干有热，他让你喝，可是胃有饮不能喝，所以只是口燥烦而不解。

这一段呢，也是源于《伤寒论》那一段，你们看看《伤寒论》就有那么两段，一个在阳明篇，阳明病本来应该脉实、脉大，但若它“脉浮缓”，说明这个病还是不在“实”的时候，但是有热象，“手足温”。（此类情况）咱们讲的这个书上是很多的。里头有寒，他手足也厥逆，津液达不到手足；那么里头有热，他手足也热，可是只手足热，身上没大热呀。那阳明病是身上全热呀。



所以说是没大热，而脉又是浮缓，也不那么实，说明里头有湿，“是为系在太阴”，与这个“湿家”是一样的，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吃泻药了。但是这个病还往前变化，人体生理妙极了，里头有湿，同时有热，这两个东西也争：如果热进湿退，慢慢就变成大便干了，真正阳明病就发作了，那个时候该吃泻药吃泻药。如果不到那么一种情况，你只见到脑袋出汗，认为阳明病法多汗，就吃泻药，就出这个毛病，“下之若早”嘛。所以湿家没有下法，但是如果“里头有热，虽然里头停湿”这么一种情况，这个热进湿退，有可下之说，但是不能下得太早，他这一段主要讲这个。下得早了，就出这些毛病了：你虚其胃，水就往上泛，往上泛就不利于下，小便就不利，水往上泛它并没有把热去了，这热还存在，可是热与水位置就不一样了，就是上寒下热的这么一种情况啦，所以“丹田有热，胸上有寒”。那么由于有热，他还是渴啊，又有下伤津液，他更是要渴，但是胃停了水了，他就喝不了，所以这个口还是燥烦。

**湿家下之，额上汗出，微喘，小便利（一云不利）者死；若下利不止者，亦死。**

总而言之，湿家无下法。上边是一个插曲，湿家也有可下的机会，就是我才讲的一段。但一般来说，真正湿家没有下法，这可要知道，凡是湿，脾胃大概都虚，“湿家下之”，那么虚脱的多。“额上汗出”，不是脑袋整个出汗了，而是额上。“微喘”，这个气脱于上，人喘促，呼吸困难。额上出汗，气欲脱于上；小便再利，人的精气脱于下。上下有虚脱的倾向，所以他要死。“若下利不止者”呢？那也死，不是小便不利而下利不止，也是虚脱的一个情形。那么这个就说明湿没有下法，需谨戒呀。那么这一句就是补充上面所说“有一种特殊情形可以下，但不能下得太早”，但是这不是常情，凡是湿没有下法。如果真正纯粹里湿，大概都是脾胃虚，下之，虚脱则死。什么表现呢？喘，额上汗出，如果再下利，或者是小便不利，上下虚脱，必死无疑。

风湿相搏，一身尽疼痛，法当汗出而解，值天阴雨不止，医云此可发汗，汗之病不愈者，何也？盖发其汗，汗大出者，但风气去，湿气在，是故不愈也。若治风湿者，发其汗，但微微似欲出汗者，风湿俱去也。

风湿相搏，咱们一般说就是风湿关节痛，所以这一段所说的都是急性发作的时候，现在发作的时候一身全疼，比普通的太阳病要疼得厉害。“法当汗出而解”，那么这种病跟治一般的表证是一样，也得发汗，依法发汗就好了。那